

## 街面忆往

## 记忆中的大庙

王吉永

老烟台人过去都有逛庙会的习俗，早年烟台街（芝罘区）每年举办两次庙会。一次是农历正月初九的毓璜顶庙会，另一次是正月十五的大庙庙会，大庙也称海神娘娘庙。后来，大概是因为玉皇庙建在毓璜顶上，人们习惯把逛毓璜顶庙会称为“赶山会”或“赶山”。

旧社会的渔民为了生存，拼着性命出海打鱼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当。由于没有动力船，整个航行完全依靠海风吹动船帆。风小时，渔船行进速度慢，就要由两个人摇橹助力。风大时海浪就大，若不及时落下风帆，渔船就有倾覆的危险。遇到风不顺时就要划桨而行，曲折前进。一旦遇到大风，渔船一会儿被大风抬上海浪的峰顶，一会儿又被大风摔进两浪之间的谷底。若船老大没有经验，这么折腾几回船就翻了。

没有天气预报，渔民全凭经验看天气，有时准有时不准。渔民称到离岸很远的海为出高海，离岸远了，遇到天气突变就没法进港避风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，一叶孤舟任漂泊。

渔民从离开岸那一刻起就把生命交给大海了，生死听天由命。每当大风停息，渔民的老婆孩子会流着眼泪站在海边，通过那些被风浪打到沙滩的遇难船只碎片或衣物，去辨认是否有自己亲人遇难。老辈人

大庙门前是北大街，北大街南面是一个小广场，小广场与北大街连成一片。小广场的最南面是一个大戏台，戏台很高，由四根很粗的木柱子顶着一个木架子屋顶，屋顶上面覆以黑色小瓦，屋脊中间的造型呈道士帽形状，中间高四面低，从中间到四角的四条屋脊上有石雕的神兽。位于大戏台南侧并与大戏台连成一体的是三间南屋，这是后台和演员化妆室。南屋的北墙朝大戏台那一面，左右各开一个小门，方便演员登场和退场。

大戏台是重建大庙时一起建的，建成后戏班子演了三天戏，老百姓自带小板凳，可以不花钱看戏。后来每当这天，这里常会请戏班子，北大街就被观众堵得水泄不通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多年。

我小时候上学、放学都路过庙，常在大庙那干净的大青石台阶上跟同学玩弹杏核游戏。大庙的三扇大门关得紧紧的，平日我从未见过开过，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才对外开放。

好不容易等到了赶庙会那天，天一黑我就去逛大庙，进庙后是一个大院子，石块铺就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院中有东西两厢和大殿，院子中间的高台上，立着一个高约三米铸铁做的大香炉，善男信女们把香和烧纸投进大香炉，火光闪闪、烟雾缭绕。

大庙多年来一直是老烟台的地标，从烟台到郊区乃至邻县的距离，都是以大庙为起始点。我记得从大庙到福山县是30里地，从大庙到黄务是18里地，从大庙到芝罘岛的大疃村也是18里地。

北大街早年是老烟台为数不多的几条水泥马路之一，也是老烟台最繁华的地段，商铺鳞次栉比、家家生意兴隆。西部西南河桥西路北有中西大药方，中部路南有生生堂药房和路北一个挺大的牙科诊所，东部路北有瑞蚌祥绸缎庄和对面的鸿记栈茶叶庄，路北还有赛亚华医疗诊所。大庙周围也形成了大面

逛庙会就仅指正月十五的海神娘娘庙会了，我们小时候都叫逛大庙。

不知为什么，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逛大庙，很少去毓璜顶“赶山”，每年正月十五晚上，一定要和胡同里那些半大小子结伴去逛大庙。

曾流传这么句话：能上南山去当驴，不上北海去打鱼。

平安返回的渔民，会觉得他们是在海神娘娘保佑下才躲过了风浪、转危为安。为了让海神娘娘保佑出海打鱼平安顺利，早在明朝初年，几十户当地渔民凑钱，在海边搭建了三间草房供奉海神娘娘，那就是最早的海神娘娘庙。

随着烟台商埠的发展，各地渔船来烟频繁，供奉海神娘娘的人也随之增多。清朝时由烟台渔民和商铺捐款，大规模重建了海神娘娘庙（大庙）。重建的大庙坐落在北大街中部，坐北向南，一道高高的院墙与北大街相隔。临街的院墙中部是一拉溜的大青石高台阶，高台阶上面是三个大门，每个大门上面都有门楼，门楼出厦很大，中间是主门，较之东西两个侧门又高又宽。院墙里面的西南角是钟楼，东南角是鼓楼，可是我小时候从来没听到过敲钟和击鼓的声音。

大香炉的北面是大殿，大殿里烛光摇曳，光线昏暗。海神娘娘端坐在大殿中间，坐北面南，前面的贡桌上，左右燃着两支烫有金字的大红蜡烛，中间有一个盛捐款的大盒子，贡桌的前面铺有供人们磕头的垫子。

大殿内东西两侧靠墙的地方，各有四尊巨大的泥塑神像，每尊高三米左右。我只记得靠西墙的那四尊分别是：手拿大锤、掌管打雷的雷公，手拿大镰、掌管打闪的电母，手拿一块布、掌管刮风的风神，手拿一把伞、掌管下雨的雨神。靠东墙的四尊神像据说是四海龙王。这些高大的神像我从未敢正面视之，因为在昏暗而飘摇不定的烛光下，总觉得他们瞪大眼睛正在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有种非常恐惧的感觉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吊挂在大殿上空的那些帆船模型，做工精细，跟真的一样。据说这些帆船模型是船老大大海中遇风浪而脱险后，请能工巧匠按照自己船的真实式样精工细作出来的，目的是让海神娘娘认识他们的船，继续保佑他们出海平安、渔获丰收。

很快，大殿里的人便越来越多，变得拥挤，我被人挤着走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可惜的是，大庙每年只在正月十五晚上开放一次，且仅有短短三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逛大庙的人挨山塞海、摩肩接踵，很多景致我都来不及仔细观赏。

积的商业区，北大街南面的一些街名，就是根据经营同类商品比较集中而定名，如菜市街、面市街、草市街等集市街道。大庙周围称得上是买卖繁荣、生意兴隆，成为老烟台最繁华的街区之一。

如今，无动力的帆船已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，大功率的捕捞船提高了人们战胜狂风巨浪的能力。气象部门利用卫星监测获取了更精准的天气预报，加之先进的通信手段，共同形成渔民安全作业的基本保障。虽然大庙主体在40多年前就被拆除了，但它在老烟台人记忆中，依然是那么清晰、那么亲切。

## 乡村记忆

## 二哥拉耩

王才顺

农谚说，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适宜。意思是小麦播种的最佳季节是秋分前后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我就会想起生产队时期二哥拉耩种小麦的情景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生产队种小麦都是人工拉耩播种。每年秋分前后，是农活最忙的时候，既要抢收，又要抢种。社员们先把成熟的玉米、花生、地瓜等作物及时收获起来，腾出来的土地要抓紧时间运上土杂肥，再用牲畜拉着犁具耕翻一遍，用耩刷平地面，接着就是播种小麦。

播种小麦用的农具叫耩，由一个耩斗、两根耩杆、两条耩脚组成。耩脚底部各套上一块三角铁，便于入地。实际操作需要两人，一人扶耩，一人拉耩。看似简单的一件普通农具，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播种时，先将麦种倒入耩斗，扶耩的人握住耩斗后面的一根横梁，拉耩的人用一根绳子斜套在肩膀上，两手握住耩杆，弓腰向前用力拉。

二哥完小毕业后，因家里人口多、劳力少，只能回生产队挣工分。因二哥能吃苦、肯出力，几年下来，生产队的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是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。有一年，在种小麦的紧要关口，队里拉耩的人突患急病，队长急得团团转。因为拉耩用的不光是力气，还要有灵气，能和扶耩的人配合默契，否则很难保证小麦播种均匀，苗全苗齐。就在队长犯难之际，二哥主动请缨：“让我试试吧。”队长问：“这可是个苦活、累活、技术活，你能干得了？”二哥说：“放心吧，没问题。”

第二天，二哥就和原成善大叔一人扛着耩、一人背着麦种下了地。原成善大叔先和二哥说了拉耩的要领，如两手握住左右耩杆，两腿绷直，身体前倾，迈步要稳，行走要直，要和扶耩的人动作相协调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一杆耩少说也有十多斤，耩斗里还要倒入二十斤麦种。两只耩脚插进土里，全靠人用力拉着前行。刚开始，还未耩上几垄，二哥就累得满头大汗，两个人的动作也不协调，更增加了拉耩的阻力。由于两腿发软，行走不成直线，耩出的麦畦弯曲不直，麦种播得也不均匀。干了一上午，耩了不到二亩麦子。

二哥是个不服输的人，要干的事情就一定得干好。傍晚，我放学回家，在院子里看到二哥手拿两根棍子放在腋下，苦练拉耩姿势，锻炼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。

没几天，二哥就熟练掌握了拉耩的技巧，和扶耩的人配合默契。因动作协调一致，也不用蛮力，只要扶耩的人不说歇歇，二哥从不说休息。他肩上总是搭一条毛巾用来擦汗，有时也把毛巾垫在肩膀上的绳子下面，减轻绳子勒肩的痛苦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跟二哥下地

拾草，顺便看看二哥拉耩种麦。到了地头，二哥往耩斗里倒上麦种，原成善大叔说：“老三，过来试试拉耩，别只知道白面饽饽好吃，不知麦子来得不易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不就使劲往前拉吗？”我两手扶住耩杆，二哥给我往肩上套上绳子。大叔说：“走。”我便用力往前拉。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沉，劲小了根本拉不动。直不得要领，两腿撇拉，走不了直线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到地头，回头一看，麦畦弯弯曲曲，脚像醉汉走路一样东一脚、西一脚。我懊恼地说：“大叔，不行就重耩一遍吧。”大叔故作认真地说：“重耩不就等于播两遍种，出苗后太密，麦子能长起来吗？”我急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见我着急又无奈的样子，大叔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拉不好耩，开始就把耩斗的出口堵上了，根本没播麦种，只是让你知道拉耩的滋味，知道你二哥拉耩种八十亩小麦不容易。”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，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。

等我们生产队小麦播种过半的时候，二哥已驾轻就熟，就是闭上眼睛拉耩几十米，耩出的麦畦也不打弯。遇到地里有小石头或玉米根等影响播种，他能快速弯腰拾起扔到地外而不耽误拉耩。一天，扶耩的人无意中，两只胳膊摇摆的时间长了，酸痛得很。二哥说：“大叔，这样吧，明天你教我扶耩，咱俩轮换着耩，也能缓解疲劳。”大叔同意了二哥的建议。扶耩时，二哥在左右摇摆耩斗的同时，还有意用力向前推动耩斗，以减轻大叔拉耩的阻力。由于他俩播种的小麦质量高，不光被大队树为样板，公社还组织大队书记、生产队长到我们生产队开过现场会。

二哥在村里干了三年活，我们生产队每年的小麦播种任务都由他和大叔来完成。他俩播种的小麦用种合理适量，苗全苗旺，产量在全村最高。二哥在村里的表现受到全村人的赞扬。有一年，县农村信用社到我村招工，大队书记首先推荐了二哥。这样，二哥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，到公社当了一名信贷员，后来又又被提拔为招城镇信用社主任。

退休后，二哥还是闲不住，在他居住的西山脚下，开了二分荒废的闲地，种上地瓜、花生，每年的收获自给有余。他说，人老了不能闲着，动则闲，不动则废，适量干点活，对身体有好处。

有一年回老家，二哥见到当年和他一起种麦的大叔，打趣地说：“大叔，我俩现在下地拉耩种麦还行不行了？”大叔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怎么不行，当年我俩用过的那杆耩，生产队解散时队长让我保管着，现在还放在我的闲屋里，等明年种麦子时，你还回来拉耩，把我那二亩责任田种上麦子。”两人相互击掌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